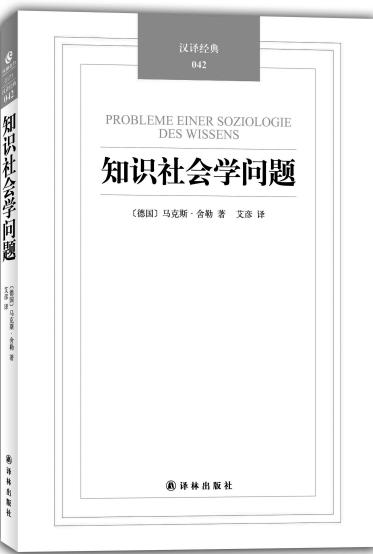


▼三味斋



“怨恨”：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

□艾彦

哲学家的学术思想背景。

当然，即使同样是对这种危机做出“回应”，舍勒也自有其独特之处——他所集中关注的既不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马克思），不是宗教伦理、理性化和官僚制（韦伯），更不单纯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建构和式微（特勒尔奇），而是与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密切关联的世界价值秩序、社会精神特质和主体的体验结构。舍勒最终得以完成其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就是现象学及其研究方法，成为现代德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现代西方学术界的大思想家之一。舍勒一系列重要著作有《论自我认识的偶像》《同情的本质和形式》《现代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德意志人仇恨的起因》《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等。

舍勒虽以人为中心来关注时代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但他绝不是一个肤浅的、就事论事的“时事评论家”，而是深刻地洞察危机的方方面面及其背后的形而上学根基。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怨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危机”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同时体现在现代人的社会精神特质和主观体验结构方面，后者的转变具有更加根本的重要意义，它表现为人对世界的情感性价值评价态度由“爱”转变成了“怨恨”：“世界不再是真实的和有机的‘家园’，不再是爱和沉思的对象，而是变成了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

在舍勒看来，以资本主义类型的人为代表的现代人，都是心中充满了怨恨的市民。他们追求最安稳的生活而又必须面对充满恐惧的现实，由于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所导致的内心的形而上的无依赖感，而形成怨恨态度并投身于外部事务之中的，而这种倾向和做法最终导致他们破坏了以往形成的所有各种团结共同体及其人际关系的情感纽带。这样一来，他们便只有通过外在的利益和法律、契约才能结合起来。舍勒认为，从内心中缺少形而上的依赖感这种根本意义上说，不仅资本占有者具有这种怨恨情绪，作为非资本占有者的无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怨恨情绪。所以，舍勒不认为通过社会革命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他认为这样的运动是无法根本改变上述基本价值观和主观体验结构的。

不过，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否用“怨恨”一词就可以囊括无遗了呢？是否只是到了13世纪末以后，西方现代人内心的形而上无依赖感才开始逐渐形成？我们无法一一

具体探讨和论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简单地回答：“不。”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出，舍勒不认为社会变革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是出于特定学术观点的不同。

那么，舍勒是基于何种世界观而得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呢？在舍勒看来，世界的现实是在分别由“内驱力”和直接作为现象而存在的世界的“抵制”组成的两极之间，在这两者存在的张力之中给定的。我们有关这种世界现实的经验——其中既包含诸如爱、恨的情感体验，也包括对于这个世界的各种认识——也都是这样形成和给定的。

在他看来，人会因为其内驱力得不到实现和满足而感到痛苦，包括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乃至宗教思维在内的全部思维的任务，就是以某种方式消灭这种痛苦。

为了克服这种痛苦，人类在思考和行动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态度和技术主要有哪几种类型呢？其中的一种技术类型我们可以称为通过从理智的角度认识、控制和征服外部客观世界而满足和实现“内驱力”的技术，舍勒显然对这种技术评价不高。另一种技术主要是通过包括东方的佛教和道教在内的东方神秘主义，以及通过西方的基督教体现出来的，这是一种试图通过遏制或者解除“内驱力”而尽可能取消世界的相应“抵制”的与不抵抗有关的心理技术。舍勒认为，它并不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技术，而是一种通过使人保持谦恭态度，通过取消“内驱力”及与之相对应的对“抵制”的感知过程，而使这个世界本真地存在，从而使人获得有关世界的各种本质的洞见的技术。

舍勒从独特而又深刻的理论角度揭示了东西方和西方各自的哲学和宗教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并且因此而表明了他本人对工业文明“危机”之根源的诊断：在他看来，危机就是由于西方人在克服“痛苦”的过程中，从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出发通过运用自然科学技术去控制和征服外部世界而使自己的“内驱力”得到实现和满足，从而既在客观上把外部世界形式化而抽掉了存在于其中的全部本质和意义，又在主观上完全忽略对这种“痛苦”的理解，使处于团结共同体之中的个体之亲情和友情关系纽带全部崩离析，才最终出现的。

因此，要想消除这种“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现代人所具有的这种基本倾向和观念，重新建构已经被“颠倒”的以爱为基点和实质核心的价值秩序。

舍勒通过对人的道德活动进行连贯而彻底的现象学分析指出，“内驱力”在不断生成、不断走向日益精神化的过程中，始终都是努力按照某种绝对的价值等级体系（即爱的秩序）来实现自身的，这五种价值等级是：

- (1) 可感觉的价值：包括从令人愉快的价值到令人痛苦的价值的领域。
- (2) 功利性价值：包括实践性价值、效用性价值，以及经济性价值在内的领域。
- (3) 生命价值：包括从高贵的生命价值到低级粗俗的生命价值在内的领域。
- (4) 精神价值：包括审美价值（美丑）、公正价值（对错），以及对于真理的纯粹认识的价值在内的领域。
- (5) 绝对价值：包括圣者价值和非圣者价值在内的价值领域。

舍勒认为，价值等级体系的秩序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价值越高级，它就越全面，

它对物品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它的内容也就越不易被量化；同时，价值越高级，它所导致的实现也就持续时间越久、越深刻。每一个价值等级，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理想群体类型：(1)与“可感觉的价值”相对应的是“大众”或者“人群”。(2)与“功利性价值”相对应的是，是通过各种制度关系和契约关系表现出来的“社会”。(3)与“生命价值”相对应的，是通过血缘关系凝聚在一起，并且通过家庭、部落以及民族表现出来的“生活共同体”。(4)与“精神价值”相对应的，是由那些追求真理、美以及正义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共同体”。(5)而与“绝对价值”相对应的，则是由圣者和信徒组成的“爱的共同体”即“教会共同体”。

舍勒认为，由于推崇个体的独立自主，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仍处于比较低级的价值等级之上。应当按照这种绝对的价值等级体系及其相应的理想共同体类型，来改造西方现代人的动机结构和情感体验结构，从而克服工业文明之“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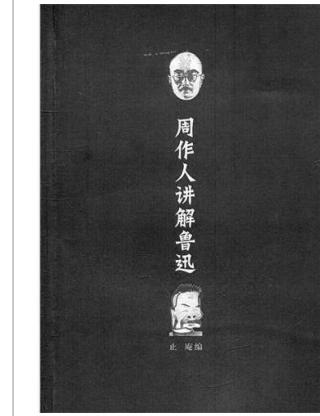
在我看来，虽然舍勒这种通过揭示绝对的价值等级体系来回应上述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做法不乏理想化色彩，但却是极具独创性和发人深省的。我们不会全盘接受他的结论，但在已经跨入新的21世纪之际，在直接面对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主导的人类文明的方向和出路问题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无视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回应。

（《知识社会学问题》，（德）马克斯·舍勒著，译林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新书品荐

主持：朱航满

《周作人讲解鲁迅》，止庵编，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1月出版



如果谈论鲁迅研究的首席专家，作为弟弟的周作人应是不二之选，而晚年周作人也确实写了很多有关其兄的回忆文字，都成为后来者认识鲁迅和研究鲁迅的第一手史料与成果。对于鲁迅，周作人不但十分了解他早期的创作情况与人生境况，而且他的文学成就与其兄一样，曾取得了极高的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相比一些后来的研究者，周作人的视角和态度，更为冷静与客观，没有盲目的仰视和情结，也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束缚和限制，娓娓道来，平淡自如。由止庵编选的这册《周作人讲解鲁迅》，可谓别出心裁之举，遴选了周作人解读鲁迅早期著作如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等诸篇文章，并将鲁迅的作品与周作人的解读文字罗列并举，可谓洋洋大观，十分精彩。而这种编法，不但方便了读者的研究与理解，对于读者感受两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文学家的文学魅力，也有了很好的对照效果。鲁迅与周作人，虽同为兄弟，甚至早年也有过十分相似的人生经历，但气质与个性相异，在文学上的艺术成就，都最终决然不同，鲁迅抒情诗人般的激愤、尖刻与热烈，周作人参禅老道般的平淡、从容与苦涩，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令人困惑也惊叹的独特风景。

《2011中国随笔年选》，李静编选，花城出版社
2012年1月出版



给随笔一个明确的定义，似乎是一个困难的事情，诸如散文是吗？小品是吗？ESSAY是吗？杂文是吗？笔记是吗？论文是吗？都是，或者都不是。这对于一个编选这样一年选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我对于李静的佩服，便是她对于自己的选择标准总能找到一种独异的通道来予以解决，诸如在2011年的这册随笔中，她这样评价自己编选的这些随笔：“文字是钉子，钉于意识之墙，固着那些不愿被遗忘的事物。”她评价自己所编选的这册

著作：“一本书，是钉子及其固着物的集合，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它们的图案。那是一个时代小小的精神侧面。”由此，不难发现，在这册随笔选中的大多数文章，莫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屏障的一枚枚钉子，它们尖锐、独立、深邃。而另一方面，这些被编入的作者，几乎都是十分陌生的文学面孔，而秦晖、金雁、崔卫平、何光沪、雷颐、肖雪慧这样的写作者，可以说，根本就不是文学界中人，但他们的写作，无论从思想还是技巧以及语言，带来的惊喜和冲击都是非同一般的，甚至是很多从事文学写作所难以给予的。对于一个文学选本来说，这样的选择，也才有其存在的非凡之处，也是区别于其他种种选本的独异之处。由此，我期待有更多的读者，能够选择这种让人精神为之一新的阅读。

《许子东讲稿》，许子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的三卷本自选集，分别有文学专著《重读“文革”》（第一卷）、论文集《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第二卷）和专栏文集《越界言论》（第三卷）。许子东在序言中谈到，所谓“讲稿”，即讲座与文稿的意思；他的这套“讲稿”，代表了自己进行文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与成果。文学专著《重读“文革”》系他对于“文革”题材小说的阅读与研究，而背后则是论者对于“文革”这一独特的民族悲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的思考，乃解破往事与心结之作，但立意的巧妙与论述的新颖却是给人以启发和思考的。论文集《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则最能代表许子东的文学研究历程，从早期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为年轻的文学新秀，研究郁达夫而扬名学界，到后来衷情于张爱玲研究，再到后来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后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其中有兴趣使然，也有职业要求，但最难可贵的是这些文字皆有风流，有智慧，有态度，许多篇章让人耳目一新，是难得的文学佳作。文集《越界言论》乃是许子东在香港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作为嘉宾出镜，纵谈社会热点话题，但底子里还是一个学者的本色，既坚守理性又见识不俗，将大众媒体的需求与书斋里的研究巧妙融合，虽是“越界”言论，却坚守了学者的“底线”。

一位涉猎过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学界友人，在得知我翻译舍勒这部《知识社会学问题》时曾惊讶地对我说：“你翻译这部著作只是为自己看的吧？它层次太高、太阳春白雪了，国内社会学界有几个人能读懂？！”

其实在现代西方现象学哲学界，舍勒已经被公认为学术影响仅次于E.胡塞尔的第二位学术大师。而我认为舍勒本书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为“以人为中心的现象学知识社会学”，都是从社会哲学的高度对人类社会之不同方面的关注及其结果。

马克斯·舍勒1874年8月22日生于德国慕尼黑的一个领地管理员家庭。舍勒在深入学习哲学、心理学和医学的同时，还广泛涉猎包括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在内的现代西方多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大学三年级，他以论文《对逻辑原则与理论原则之关系的确定》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年仅23岁。

从根本上说，舍勒之所以一开始便集中关注人及其地位和命运，既是由他的社会背景和知识文化背景导致的，更是由他本人对这种背景的切身体验导致的。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实际上已经把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危害非常清晰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就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对这种局面做出的反应而言，无论先于舍勒而成为社会哲学大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舍勒学术思想直接来源之一的新康德学派、奥古斯特·孔德和费迪南·滕尼斯，还是与舍勒几乎同时的E.胡塞尔、W.詹姆斯、R.G.柯林伍德、M.韦伯等在当时已经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分别从特定的学术立场，做出了自己对这种“危机”的独特回应。正是由这些回应组成的学术思想氛围，构成了使舍勒成长为杰出的现象学社会

▼杂谈

收到王立世的《流水梦影》书稿，从简介中读到这位1966年出生于山西省山阴县的作家曾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书，我曾在那任教，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而让我感叹的是这位作家的选择，他在事业和爱好中选择了文学；在人生感悟或生活体验中选择了超越；在理念或价值观中选择了真情。

散文《父爱无边》谈到，他从小喜欢读书，爱好文学，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回家，总要带几本小人书或连环画之类的儿童读物，“在我掏鸟捉蜂的乡村生活中添了一种了解大千世界的乐趣”；读中学时，“我就嗜书如命，一闻到油墨书香，就有垂涎欲滴的感觉，恨不得把书店搬回家”；15岁初中毕业后考上师范，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使我如鱼得水”。他后来选择了文学创作，是人生道路的必然。他开始“痴迷”于诗歌创作，之后创作的领域越来越宽，写散文，写散文诗，写文学评论。他把文学看成是“灵魂永远的家园”，以文艺来陶冶性情、洗礼胸怀。让我不禁想起：山西是出作家的地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包括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都有比较浓厚的农村生活基础。这对作者是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人生感悟或生活体验，作者选择了超越。这是指他跳出平庸世俗的藩篱，不急功近利、不唯利是图、不被物欲横流的时弊所囿。正如评论家杜学文对他所言：“热爱，就是一种无功利的爱。”作者十分赞赏范仲淹的达观人生态度，认为“人与交往应该跨越世俗的障碍和时空的限制，追求心灵的感应和精神的契合，多层次、全方位的互补才能使人生更加充实和丰满”。这里的“跨越世俗”便是“超越”的注脚。从作品中可以窥见他善于思考，善于感悟，在《后记》中写出精彩的人生感悟。

真情是作者理念和价值观选择的核心。冰心说过：“要做一个未来的作家，一定要等到有真情实感的时候，才下手动笔”，她把真情实感作为是否成为作家的标准。王立世在散文中抒写亲情、师情、乡情、友情、爱情，都是真情的流露。“母爱如潺潺的流水，如呢喃的燕语；父爱如深邃的天空，如澎湃的海洋”（“父爱无边”）。他写前辈对他的教诲和影响，情真意切。在《永远的怀念》中深深怀念冯先生，不仅写出了创作上的指导，而且写到为人：“在先生的真诚和热情面前，任何虚伪和做作都无藏身之地”。这里的真情，也影响了作者的选择。他笔下的人和事，情真意切，有真情实感，毫无矫情和无病呻吟之感。

这三种“选择”，应该说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而这三者，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阅历的增多而更加深刻、丰富。

——读《流水梦影》

□许怀中

王立世的《流水梦影》是一本感情敏锐、思维缜密的作家作品集，以前读过他的一些杂文和博客，文字幽默睿智，充满才气。这部新作《南门脸儿》，一反其激扬文风，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平实朴素到了极致，有如一幅白描，惊诧之余，更令我对他刮目相看。

《南门脸儿》的故事很简单：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天津一个普普通通秦姓之家四个女儿的生活与恋爱。她们的名字也普遍得不能再普通，分别以瓜果梨桃命之。如果说这四个闺女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全都心地善良，全都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也许她们生活中的唯一心愿，就是能与自己所喜欢的人厮守在一起。她们当中的几个（果儿和桃儿）在工作中也曾小有成绩，但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有什么崇高理想作支持，而是水到渠成，遵循自己的良心去干工作的结果。她们就像我们大多数市井百姓，朴实无华，有如我们的邻家女孩，或曰普罗大众。一旦掉进了人堆儿，你就再也无法把她们单挑出来。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均如此，比如四个姑娘的丈夫或恋人：四合、三道眉儿、苜蓿、扣眼儿、把式、炝锅，他们的名字分明就是绰号，然而每一个人物却又都那么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充满了个性。小说没有刻意去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但是它所描写的亲人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以及平淡如水的生活，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那一时代的信息，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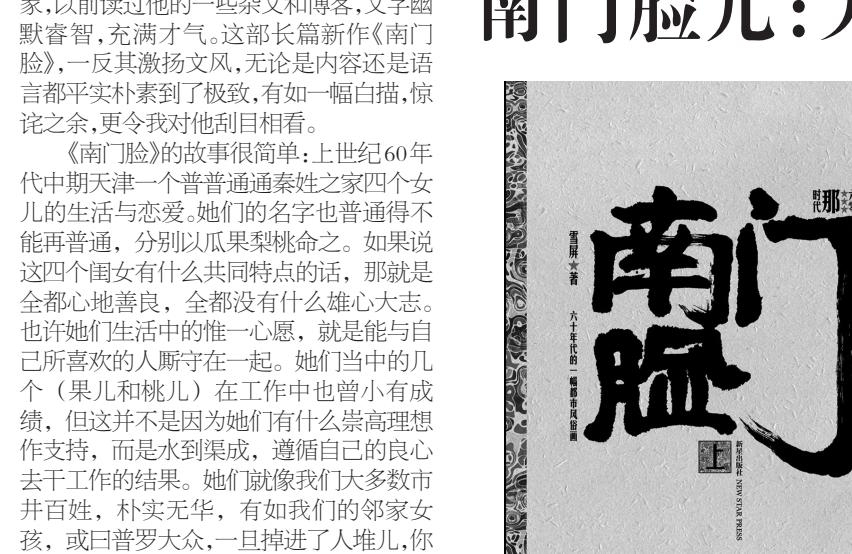
对人生感悟或生活体验，作者选择了超越。这是指他跳出平庸世俗的藩篱，不急功近利、不唯利是图、不被物欲横流的时弊所囿。正如评论家杜学文对他所言：“热爱，就是一种无功利的爱。”作者十分赞赏范仲淹的达观人生态度，认为“人与交往应该跨越世俗的障碍和时空的限制，追求心灵的感应和精神的契合，多层次、全方位的互补才能使人生更加充实和丰满”。这里的“跨越世俗”便是“超越”的注脚。从作品中可以窥见他善于思考，善于感悟，在《后记》中写出精彩的人生感悟。

真情是作者理念和价值观选择的核心。冰心说过：“要做一个未来的作家，一定要等到有真情实感的时候，才下手动笔”，她把真情实感作为是否成为作家的标准。王立世在散文中抒写亲情、师情、乡情、友情、爱情，都是真情的流露。“母爱如潺潺的流水，如呢喃的燕语；父爱如深邃的天空，如澎湃的海洋”（“父爱无边”）。他写前辈对他的教诲和影响，情真意切。在《永远的怀念》中深深怀念冯先生，不仅写出了创作上的指导，而且写到为人：“在先生的真诚和热情面前，任何虚伪和做作都无藏身之地”。这里的真情，也影响了作者的选择。他笔下的人和事，情真意切，有真情实感，毫无矫情和无病呻吟之感。

这三种“选择”，应该说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而这三者，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阅历的增多而更加深刻、丰富。

▼书评

雪屏著



南门脸儿：天津百姓风情画

□赵苏苏



读出了那个年代的思想保守和物质匮乏，还有那山雨欲来之前政治上的紧张。凡是过来人，一眼就能认定，小说描写的是哪个历史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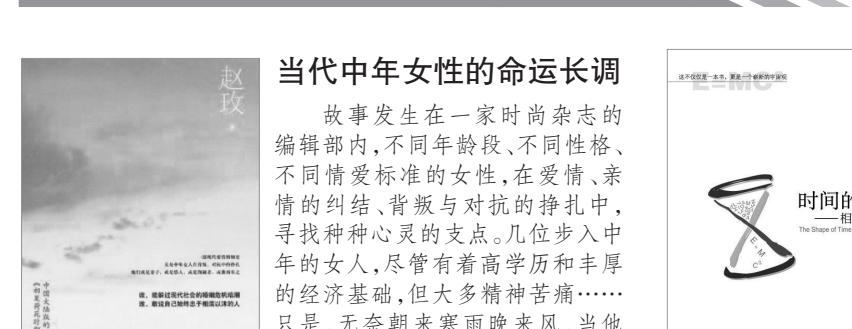
《南门脸儿》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以

情节取胜。我想，凭着作者的聪慧，编些吸引眼球的故事总该是信手拈来之事吧，然而他却踏踏实实不厌其烦地跟我们拉起了家常。当然了，这样的写作手法终归属于阳春白雪，可能很难讨得追求感官刺激的读者尤其是青年阅读群体的青睐。可以说，敢于采用这种“不讨巧”的平铺直述写作方式，是需要作者具有一定的勇气和敬业精神的。在如今这样一个凡事都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时代，雪屏能够在文学创作中这般致力于追求内在之美，不用包袱不系扣，拒绝媚俗，确实难得可贵。也许正因为如此，《南门脸儿》才有了它独到的文学价值。雪屏说，他的初衷是写一部平民史诗，结果写着写着就写窄了，终于弄成了四个女孩的家庭事。不过，依我看，这样其实也挺好，社会需要这种见微知著的文学作品，哲理本寓于细微。雪屏的《南门脸儿》通过对秦家四姐妹情感生活的细腻剖析，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独具天津下里巴人特色的民俗浮世绘。

（《南门脸儿》，雪屏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短评

赵政著



当代中年女性的命运长调

故事情节发生在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部内，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不同情爱标准的女性，在爱情、亲情的纠结、背叛与对抗的挣扎中，寻找种种心灵的支点。几位步入中年的女人，尽管有着高学历和丰厚的经济基础，但大多精神苦痛……只是，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当他们经过一个轮回之后，都已经脱胎换骨。

作者赵政仍旧沿用其惯有的创作手法，虽然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但并非借助写实的叙事，而着力于以情感的演进为逻辑支撑，抒写出别样的人间故事。出版方认为，作者如此匠心独运，相信会带给读者更多的岁月记忆及其文学自身的品位。

</